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錢唐張應昌學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若楚人與吾同惡吾固事之不敢貳矣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楚取彭城置宋亡臣而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余光存俟 ○此楚子取宋彭城予魚石也不與楚子取彭城以與宋叛臣故以自入爲文孫復尊王發微

又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前楚鄭稱爵而書伐今楚鄭稱人而書侵晉勢漸盛而楚勢漸衰矣李廉會通○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汪克寬纂疏

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謀救宋也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此盟高閌集注○悼公即位之初未以楚鄭之侵告急義當救也而吾國之禍變甫定列國之趨向未一於是遣使乞師以示兵不輕舉而致其謙

盟于虛朾以觀人心之向背而一其趨洪咨夔春秋說○謀救宋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肯會喪得禮矣御纂直解○悼初立即為此盟以討宋叛臣此諸侯所以服而晉伯所以復與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圍宋彭城

左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為討齊太子光為質於晉○伐叛討逆霸主之事悼公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願奉其役也趙鵬飛經筌○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冬會虛朾春圍彭城北方積衰之勢賴此復振黃正憲翼附○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危矣今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通吳而楚不振功豈尋

常哉姜炳璋讀左補義○宜執魚石畀宋戮之則法嚴義正矣乃以五大夫歸置之瓠邱但書圍宋彭城爲晉悼惜也張自超宋朱辨義

又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次于鄫

左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東諸侯之師次于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鄭從荆蠻而助叛臣晉悼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汪克寬纂疏○首伐彭城以伸君臣之義次卽伐鄭以正夷夏之防賀仲軾歸義○次鄫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與次先歸也御纂直解○晉既討魚石卽與師伐鄭之師意不欲再煩諸侯而五國大夫則出師次鄫以俟命張自超宋朱辨義○按鄫當作鄶乃鄭地非鄫國見地名門

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楚攻晉所救也而諸侯之師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晉旣降彭城問鄭從楚之罪而楚不敢出師以與晉敵但爲侵宋解鄭之常策知其無能爲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左楚令也

又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秋鄭伯睔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說見爭鄭門

又　秋仲孫蔑會晉荀罃五國大夫于戚左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左鄭人乃成

說見晉楚爭鄭○鄭方堅于從楚城虎牢所以扼鄭之吭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關天下之大計彙纂案○爭地勢而不爭野戰此悼公最得要領處功高桓文遠矣顧棟高大事表○顧氏說又見後晉悼總論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有事于狄而楚以爭中夏楚有事于吳而晉以服陳鄭此見諸行事之著明者也方苞直解○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又 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悼之立書來聘二此復出國都盟公皆以禮先諸侯高樹然釋經

又 夏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左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六月同盟逆吳子吳子不至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陳諸服也

悼之霸在得陳得鄭陳鄭即楚久矣一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觀鄭之歸而亦從於會一會得二叛國偉矣趙鵬飛經筌○自鄭背戚盟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服鄭今城虎牢而鄭從會陳雖與楚不待徵召亦如會從盟書以見中國威力之盛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修明六卿和睦內治矣圍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外從也鄭君先至諸侯旣盟之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哉御纂直解○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是欲修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觀士匄告齊之言曰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可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許事楚不會于雞澤故○晉得陳鄭而許猶比楚故伐之然許爲鄭所虐遷于葉逼近於楚必不能叛楚而事晉也趙鵬飛經筌○荀罃不能輔悼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問罪於許宜其并陳不能保也張洽集注○責許不會雞澤也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宜不得許也御纂直解○既得陳鄭即用兵於久不內屬之許而許卒不服張氏責其規模欲速并陳不能保者是已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會吳且命戍陳

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張洽集注引許翰○晉將邀吳爲

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懲前此吳子之不至也姜寶事義全考○前此吳再不至今晉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告會期善道吳地往會之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矣陳侯至而言楚患故命戍陳也直解御纂○夫勾吳亦一荆蠻耳又皆僭王中國不能抗吳楚而爲和吳敵楚之計成十五年既以七大夫往而爲鍾離之會茲又以魯衛之大夫往而爲善道之會吳子卒不自來而使大夫來會于戚以抗諸侯豈非中國之屈於勾吳哉晉前失於不和內助諸侯之黍後失於和內抗諸侯之吳至於黃池爭盟幾主中夏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楚必疾討陳陳近於楚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會于城棣以救之○見晉楚爭陳門書戍門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左會鄬以救之杜注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陳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陳侯逃歸左陳人患楚使楚執公子黃告陳侯于會陳侯逃歸

楚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蓋圍之不密得以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會爲不書救孔疏○汪氏李氏說彙纂案見晉楚爭陳○陳圍三月矣陳侯冒圍而來乃徐徐爲會乎是不急陳徒質陳侯以要陳耳悼承厲亂故初年厲精今諸侯睦矣故憚於敵楚而懷安一念自足業由此隳惜哉御纂直解○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

於圍城之中出而告急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鄢以待諸侯之師夫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陳侯乃逃歸毛奇齡傳○陳自此後至晉楚分伯而始與宋虢之會陳固堅事楚而晉亦不復急陳矣卒以內亂爲楚所滅終春秋之世不復列於中國諸侯亦可惜矣齊桓會首止而鄭伯逃誘於楚也晉悼救陳而陳侯逃怵於楚也盍陳有戒心於前卽晉之危不若卽楚之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陳蔡爲楚偪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暱楚者彼豈不知尊王從伯之爲美哉以密邇於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於楚爲楚屬國齊桓盟會陳在而蔡不至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逆徵舒弒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兇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

又失陳矣悼公繼霸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旣不至陳又逃歸自是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杜注○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霸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盖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出外合之亦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孔疏○悼公盟虛朾首以仲孫蔑崔杼厠乎其閒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

陳哀僑今會邢邱且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則諸侯失政實悼公爲之汪克寬纂疏○使大夫聽命不欲勞諸侯也胡傳謂晉侯姑息愛人而委政於臣下自後大夫各專其國此防微之論也彙纂叅○賀養敬曰齊桓官受方物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晉以强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覲於子産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者其爲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乃責諸侯之不親會誤矣姜炳璋讀左補義○餘見內大夫會盟諸侯門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討其侵蔡鄭及楚平○此鄭又從楚之始○得陳又爭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而鄭平蓋招楚以從楚鄭之本謀也直解御纂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左諸侯圍鄭鄭人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詳見爭鄭門○又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從魏絳請施舍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不與楚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胡傳○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召陵以前楚始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

齊合兵圍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乃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北方縣陳入鄭滅蕭圍宋蜀之會以大夫主盟諸侯而聽命者十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伯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績則楚寖强盛未肯服義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晉骨以逞克不可命也於是數伐鄭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挫其桀狠之鋒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汪克寬纂

疏○晉悼服鄭之謀在敝楚故盟戲盟亳北以致楚伐戍虎牢以致楚救皆所以敝之也使鄭不與盟諸侯遽歸則楚師可不出而謀詘矣故知二盟皆有鄭在從左傳有鄭而不更目鄭伯緣上伐鄭文也觀蕭魚之會不目鄭伯其證也柯陵如之此盟繼

書楚伐亦鄭與盟之誘商鬭然釋經○李氏說見晉楚爭鄭

又　楚子伐鄭

左子駟及楚平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遂滅偪陽

左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諸侯之師久于偪陽五月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晉合十二國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制楚以服鄭也晉楚爭鄭久矣九年鄭同戲之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會吳於楚地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出兵議鄭則恐吳襲其後而不敢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故書

魚之後楚不伐鄭鄭不叛晉者二十年（彙纂趙鵬飛卓爾康）○荆楚地大人衆專與伯爭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之後國亂君弱不敢伐楚秦以殽函讎晉連歲搆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而秦又乘之楚無懼志也吳居楚肘腋之下盛氣方厲巫臣啓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閒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鋭於楚楚師不出則擾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偪無暇與晉校晉始得以服鄭息鄰睦交而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樂爲晉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於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即爲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張溥列國論）○是時能制楚者吳悼公于善道于戚于相其申好不一而足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吳亦

未嘗亡一矢遺一鏃此即江黃挾兵不動適相掎角之遺智也陳際泰五經讀○以偪陽爲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非義矣書以畀之御纂直解○晉悼之時楚氛方熾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集事故通吳爲掎角之勢及鄭服之後晉不復恃吳矣故向之會因吳伐楚喪范宣子退之盍用吳而不肯爲吳用晉君臣早有成算說者必以會吳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彙纂案○滅偪陽通吳晉之道也其地近柤故於會柤爲繼事高閌然特經○通道而不能懷柔鎮撫之乃滅人之國書遂滅偪陽於會柤之下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執曹伯逐衞侯霸者大抵如此故曰三王之罪人姚舜牧疑問○桓文會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方苞直解○靈成之世晉不敢敵楚懼秦伺其西

也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其乘其後也又

又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宋門於桐門

又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為伐宋故]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此三駕之一]

左鄭及晉平楚救鄭子蟜與楚人盟○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彙纂案]○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後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而不可爭[卓爾康辨義]○晉悼爭鄭盟雞澤而鄭服盟戲而鄭再服然雞澤之盟猶守六年戲之盟不逾年而即背鄭固不足信矣悼於是一駕不已而再再駕不已而三振旅以來不戰而退逾時歷歲卒會蕭魚其道用柔雖以楚之强而為其所制

矣漸進齊光於小侯之上者方在治楚不可失齊不特不忿懟於齊侯之不至而且尊異其世子之肯來蓋純乎用柔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陳氏嚴氏直解說見晉楚爭鄭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

左圍鄭鄭人懼行成七月同盟于亳詳見爭鄭門

秋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等同上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二

又

左鄭人行成告絕於楚詳見爭鄭門○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不以盟誓爲信不以威力爲武所謂善勝也庶幾名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名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李廉會通○齊桓霸業至葵邱

而盛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諸侯咸喻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同盟而鄭自此不叛蓋要之以信而强從不若待之以誠而自服也汪克寬纂疏○晉楚爭鄭數年晉用知罃之謀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於楚使楚自不能應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姚舜牧疑問○晉悼之强入鄭之睦楚子囊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戰鄭初師於牛首繼觀兵於向卒觀兵於東門合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戕一人而楚歛兵不敢爭鄭鄭之服晉不貳者二十四年其功偉矣必以戰勝爲功非春秋之義也姜炳璋讀左補義○襄十八年至二十六年楚三伐鄭在悼公已卒之後而卒不得志以蕭魚之烈尙在也其明年趙武聽弭兵之說天下諸侯俱朝楚於是晉楚之交兵息而伯業

終矣顧棟高大事表○呂氏說見後晉悼總論胡氏趙氏說見晉楚爭鄭汪氏說又見上同盟于戲○參看會盟變文門○又參看下文書楚執鄭良霄書執門晉楚爭鄭門高許汪季諸說

又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說見晉楚爭鄭門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取鄭

著楚之無能爲也李廉會通○齊桓會葵邱之明年書楚人滅弦晉悼會蕭魚之明年書楚公子侵宋皆無害於兩公之伯一以著楚之强項終不服善一以著楚之計窮力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晉會吳止此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

退吳人去年楚共王卒吳乘喪侵楚楚大敗吳師○吳者楚之仇讐而中國之聲援也故中國得吳可以錮楚之暴而吳楚交橫則中國益衰然則晉凡三會强吳進不與之結盟退不與之攻伐特爲會以禮之誠得權時之宜沈棐比事○彙纂案見上會柤○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伯業之衰也汪克寬纂疏○傳載范宣子數駒支之語曰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言語漏洩職女之由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何以誣之哉況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大和諸侯遂睦祇隔一年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又曰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則是姜戎列於會矣經何以不序乎劉敞權衡○吳既告敗晉爲之合諸侯以謀楚是將以援吳則安得復數其不德而退之乎此葢後不見諸侯伐楚故妄云

爾此自好會非謀楚也務婁執於會不應不見於經杜預謂不書非卿然則齊人執鄭詹豈卿乎戎子得與會亦當見經杜預謂不書爲晉屬不得特達然則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何以書乎葉夢得左傳讞○左氏謂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非其實吳澄纂言○家氏曰自是吳雖與晉疎然其於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爲之下更勝迭負四十五年楚無一日之甯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者實陰受吳之賜愚按傳稱數吳而經書會吳傳稱執莒公子務婁而經書莒會傳稱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而經不書戎會此皆當以經爲正鄭玉闕疑○餘見殊會門大夫會盟門內卿並會門吳晉爭盟門

又　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自文公以來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重兵徒以煩民功績蔑有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侯待於竟上覗若贅旒晉之衰由悼公之怠也高閌集汪克寬纂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師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行於大夫矣陳傳良後傳○晉悼用十年之力率諸侯爭鄭於楚而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儆中國甚矣蓋荀罃有櫟之敗至是荀偃欲刷前恥佐彊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進鼓之而不可作不得秦成大潰以歸家鉉翁詳說○諸侯所以屈己爲霸主役者以霸主用諸侯之力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爲之用而不懟以公用之也今以霸主之勢脅諸侯而私用之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

故冬爲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邾不會矣（趙鵬飛經筌）○晉厲合九國之諸侯以伐秦晉悼合十三國之大夫以伐秦其爲勤衆勤遠取譏春秋一也然一則剛而惡一則柔而善也故伐秦之役重煩諸侯而徵列國之卿其道皆用柔而其失也損威喪德諸侯不畏大夫無忌滅國不問出君不問交相侵伐不問而以圍齊執邾莒之事遺之後人晉伯因以漸衰豈不惜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尊周攘楚是霸者主腦若但以報櫟之役再煩道敝之諸侯則已傎也乃必報伐則晉侯先濟諸侯之大夫安敢不濟而已安坐於竟是遷延之役悼實倡之（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衛人立

剽非正也晉不討亂會其賊以定之而列林父在會霸主抑君而臣是助且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具書於策晉大夫之黨惡具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彙纂許翰陳傅良薛季宣張洽王貫道 ○晉悼用師於鄭衞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衞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家鉉翁詳說 ○衞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抑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李廉會通 ○衞孫林父出其君其罪大矣不令之臣天下所惡也晉不能討乃因以定之豈非列國大夫皆林父之輩同惡相濟歟黃仲炎通說 ○晉霸業之衰實始於齊人之貳也晉楚之爭衞齊秦時倔强其間為晉霸梗秦在西陲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

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加兵魯衛而邾言助之爲魯患尤甚 朱鶴齡讀左日鈔 ○楚之不能與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蹈之及爲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何焯讀書記

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

晉悼總論

悼公起四公之衰復文襄之盛一圖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來陳鄭外抗强楚內通東吳不獨伯功之美也其行事忠厚不迫堅忍持重有回顧卻慮之謀無輕遲輒快之舉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此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觭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脅

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有君子之資矣蕭魚一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陵之役不能過也惜乎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專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屈王臣同盟雞澤用諸侯報怨於秦孫林父逐君而不能討齊靈公撓霸而不能馴邾莒肆行而不能禁其治疎矣不然悼之霸過桓文矣趙鵬飛經筌 李琪世紀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襄五年會戚一也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會邢丘四也九年盟戲五也十年會柤六也戍虎牢七也十一年盟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自四年至十一年爲八年李廉會通

襄五年○按李說本服注見史記注 劉氏說見比事門襄十一二年

悼公伯烈最可稱者蕭魚之會也以盟則不如屈完之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强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觀子囊之言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獨其失在大夫之專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邱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呂大圭或問

晉悼楚服其威鄭懷其德抑何盛也然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明於治楚而暗於治秦君子惜焉尤失者衛孫甯

逐君而庇之晉六卿魯三家齊崔慶陳氏自此縱矣解義日講

晉悼敝楚之計與齊桓服楚晉文勝楚異矣諸侯大夫無歲不奔走於途士民無歲不披甲執兵以聽晉命何其煩且急也雖然晉悼之時非桓文之時也齊桓之時楚病中國未甚其欲得中國之志未堅桓定其規模蓄其謀慮然後臨之以重兵責之以大義既示以必戰之勢而又開其來盟之門楚雖欲不服而不能也齊桓既卒宋襄召釁盟鹿上會盂延盜入室戰敗于泓而天下震恐晉文不戰而勝之不足以過其方張之勢也襄靈以來中國之禮義日敝而楚之威力日强既不能服之又不能勝之則伯主攘楚之道窮矣晉悼敝之之法豈得已哉蓋鑒於鄢陵之戰不能收城濮之功而不得不為此變計也則謂晉悼之伯比績桓文不為虛美矣張自超宗朱辨襄十一年

晉悼屈楚服鄭敵國之臣如子囊者亦心悅誠服蓋功烈如桓文而

德量過之惜權移於大夫助孫林父之奸爲賊臣荀偃所悮顧棟高大事表悼公乘再霸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較文公創始稍易然文一戰而霸悼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相懸若此曰文公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剝極則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至悼公時未服者鄭耳鄭又未可旦夕服而楚執政子囊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僨事其勢常迭進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於服楚之大計故當日謀臣長慮卻顧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者魏絳也不戰而屈人者知罃也而其要尤在戍虎牢鄭爲南北之中距晉楚道里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留偏勁兵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靜以待動逸以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卻避矣且鄭固願服於晉特慮爲楚所據耳戍

之則鄭在晉之宇下而楚不敢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於此論者或以服鄭爲勞民以棄陳爲失策皆一偏之見不審時勢之論也夫陳蔡許近楚服楚已久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是如齊之合江黃適以速楚之滅也當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晉悼君臣能識大勢也又晉悼公論

虛朾一會而晉得宋虎牢再役而晉得鄭其於陳也來則字之去則舍之急在宋鄭故緩在陳鄭起蔡數疆場日擾孫僑識禍亂之萌子駟持兩待之論悼公五會以著信三駕以著威九合以著和服鄭卽止未嘗暴骨原野殘民鋒鏑而霸業已隆矣和戎睦華得安內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遠近交攻之法馬驌左傳事緯

悼之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偪鄭三分四軍以敝楚故楚不能與爭吳之謀楚亦用三師以肄之故卒入郢魏禧左傳經世鈔附魏世傚說

晉悼初立所以命百官者皆培植國本之急務所以任六卿者皆與起人心之至機抑戎以靖其外息民以安其內於是三駕而楚莫能爭夫以其年不若文公其佐不若桓公而少壯能老成英銳能詳重規模位置度越桓文無他欲寡故耳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通公方好田聞虞人之箴而田以時女樂方在庭斥其半以賜謀臣曾無難色車服器用悉從節約朝聘有定數不過求於列國得寡欲之道矣若其大節目所在因循曠失蓋方寸本來之明無與發之也故嘗謂春秋之君惟悼公可與有爲惜乎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洪咨夔春秋說

晉悼之霸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未會蕭魚之前君臣兢兢一心同力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其警戒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志得意滿戚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悼公不能正其罪衛孫林父逐君問中行獻子謂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呂祖謙左傳說

悼公用韓厥則克彭城用知罃魏絳則服鄭及晚節末路用荀偃士匄則衛大夫逐君不能討以此知人君不可一日無謀臣也楊于庭賀吳

晉平之世會溴梁傳載齊高厚事辨　會夷儀不書伐齊辨　齊同盟重邱辨　會宋傳事辨經改先晉辨　會號不書盟辨　會申貶諸侯不殊淮夷辨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大夫盟

左平公卽位改服修官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未果而卒平公卽位遂成父志高閌集注○平公承悼公之烈可以因時有爲十年之閒七合

諸侯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可以濟美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霸權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棄於義溴梁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澶淵雖獲齊成賓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而反召盜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縱權於下世卿強家竊惡怙亂不能仗義以正諸侯故霸政隳也汪克寬纂疏

○會于戚而孫林父甯殖定矣會溴梁而衞剽定矣晉悼失於其終而及身之伯衰晉平失於其始而晉之世伯衰張自超宗朱辨義

○此盟蓋權諸侯之從齊也齊自鞌戰後於晉無役不從自悼之末年始貳屢侵伐魯四年之中至六伐鄙而四圍

邑所以復有平陰之圍顧棟高大事表○平公父卒未久豈有便行燕樂歌舞之理又云高厚逃歸若已在會而逃歸經不合不書僖五年鄭伯襄七年陳侯並書逃歸以明其罪何得獨此不書左氏此傳不足憑也陸淳辨疑引趙匡○盟之大夫郎在會諸侯之大夫也會者十一國而齊不在焉則高厚何從至哉蓋是時齊方從楚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以為通齊楚之使則齊固不與諸侯合矣否則高厚以逃歸不書豈可併沒齊侯不得見於會哉葉夢得左傳讞○顧說又見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圍防　冬邾人伐我南鄙

晉悼沒齊衛同時擅興而邾亦釋憾於魯此無霸之害也方苞直解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夏伐許○許欲從晉不果故晉伐之鄭與許有怨故君親行高閌集注○左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果爾是城濮以來未有之戰功也經何以沒而不書耶且許所恃者楚也楚敗而許自服矣何用伐爲以是知左氏之說未足據也朱軾春秋鈔

襄十七年春宋人伐陳

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詘也高閌集注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見齊晉交兵門○書同者諸侯合兵同力也見晉不能主兵也俞皋釋義○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矣雖大夫之師出亦無與於諸夏之義矣陳傅良後傳

又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爲後楚兵又至鄭李廉會通○間鄭伯之從晉伐齊也平公初年承悼之烈國勢方强鄭子孔欲從楚而楚卒無功叢纂薛季宣參顧棟高

襄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無侵小○溴梁祝柯二盟誅强恤弱有悼公餘烈此後權移於大夫而不競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齊成故也○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誠服者吾不敢信也士匄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杼之罪別立賢君乃以得成爲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轘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平助崔杼荀偃士匄之所以罪不容誅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齊來受盟者崔杼因亂立君結諸侯之好也先儒以爲士匄聞喪還師而遂來會爲能修德來遠未必然也張士超宗朱辨義○是時楚已不復與晉爭獨齊乍叛乍服蓋晉伯極盛將衰之候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錮欒氏也○欒氏之出徒以權門私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卒致禍亂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胡傳論古者

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今晉不念欒氏世勲搏執之而極其所往過矣茲晉以大夫之故再勤諸侯君失政而大夫專春秋所惡在此彼欒氏之區區烏足論哉陸粲胡傳辨疑○盈非有犯上可誅之罪匄實忌盈於國何有且又使君會諸侯以錮之而逞其憾悖甚矣而平公聽之非君道矣此何事而勤諸侯乎失伯職矣御纂直解○范氏報私怨也而晉平一任其所爲自是政移於范氏伯業衰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晉以欒氏之故再合諸侯大夫强也齊人保欒盈是令不行也强諸侯以不順之令失霸主之道也王樵輯傳○欒盈以

今秋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其約雖諸侯在列意專者齊晉平狗柄臣之意爲一亡臣再勤諸侯昏庸一至此乎 御纂直解

○商任之會九國沙隨之會十二國動天下大衆而大夫專以報私怨太阿旁落宜諸侯解體而齊遂敢伐晉也 顧棟高大事表 ○會商任盈未至齊也會沙隨盈已在齊矣晉侯錮之齊侯納之兩君相見何以爲詞甚矣諸侯之不以誠相與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

伐晉因欒盈之亂以爭霸也其言遂何志不在伐衛也 牛運震傳 ○齊至伐晉晉霸不復振矣此世變之大關也齊本欲報平陰之役而之伐衛故書遂晉方內亂不暇外禦齊因得長驅取邑 趙佑雜案 ○齊侯納欒盈於曲沃幾成大亂已卽以勁兵踵其後入

春秋以來未有諸侯伐盟主至於此極者也齊自晉文創伯以

來世服於晉至頃公始貳成二年會袁婁又事晉至靈公復貳襄二十年盟澶淵又事晉今纔四年耳乃敢猖獗如此則晉伯之衰不能宗諸侯矣顧棟高大事表○晉伯國也主諸侯以庇人何至使人救救晉而晉霸衰矣書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賀仲軾歸義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大合諸侯而無所事蓋進則憚齊之强退又憂楚之伐鄭故一會而徒返晉之不能可知汪克寬纂疏○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遂輕晉甚至稱兵伐晉故晉為此會將以伐齊然會而不伐不能伐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御纂直解○晉是時國勢不競其會而不伐者蓋有所畏耳曰水不克者乃掩飾之詞葉酉究遺○餘見齊晉交兵門不書救門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辭且乞師八月會于夷儀將以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還○楚既制吳於是伐鄭瞰晉伯之衰諸侯之貳也季本私考○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十有五年晉平嗣業不能杜楚人窺伺之議楚乘釁而時擾鄭前日諸侯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會夷儀楚率蔡陳許伐鄭楚蓋一日未嘗忘鄭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擾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趙鵬飛經筌

襄二十五年夏再會夷儀十二國諸侯同上　秋諸侯同盟于重邱

左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晉許之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崔杼之弒晉宜問罪討賊置君以

定其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晉日趨於下矣(胡安國傳 高閌集注)○齊取朝歌晉之私憾也崔杼弑君天下之大惡也因報怨而伐之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天下之大惡也(黃仲炎通說)○祁午數趙午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于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于虢三合大夫也(李廉會通)○晉悼動輒召十三國諸侯大夫日夕奔命而晉平效之諸國疲困極矣此會盟將變之候也(毛奇齡屬辭比事記)○夷儀之會經本不言伐齊使果爲報朝歌之役而以殺其君爲解且以賂免則諸侯得無譏乎杜預以爲齊有喪自宜退師尤非使弑君不討而謂之不伐喪則凡弑者皆可以喪免之矣據十四年經書衛侯衎出奔齊此獻公爲孫林父所逐而立剽也二十三年書齊侯伐衛遂伐

晉是時衎猶在齊疑爲伐剽而晉有黨焉故明年爲夷儀之會衛侯亦與夷儀衛地則晉必謀衛而未成故至是又會傳言晉侯受齊侯賂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則晉復變而與衎矣後三月所以遂見衛侯衎入於夷儀則晉之再會皆爲謀衛耳崔杼負罪聞會懼討因以許復衛侯而用賂此經所以但書會葢本無伐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左氏言齊成而同盟固已過矣然猶未明言齊與盟也杜氏解傳則曰伐齊稱同盟齊亦與盟也夫經於夷儀之會列序諸侯之名至此書諸侯同盟前目後凡至明且約豈有齊人與盟之事哉又○受賂不討齊亂而諸侯列序觀此則知盟扈會扈諸侯不序先儒以爲不能討賊故略之失其義矣葢衆會而列序然後不能討賊之罪益彰無爲以略之見義也方苞直解

又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爲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疆日闢矣趙鵬飛經筌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衛人侵戚東鄙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氏愬於晉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景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告晉侯乃許歸衛侯○林父逐君悼公爲之定衎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

臣之譖而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耳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啟之矣家鉉翁詳說〇晉平重邱之後五合大夫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會澶淵則黨叛臣盟宋則以霸統屬之荊楚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澶淵謀宋災而蔡殺不討皆悖上下之義紊內外之分汪克寬纂疏〇孫甯逐君衛獻奔出晉爲盟主不能正之今甯喜弒剽納獻林父入戚以叛宜誅林父以定獻公今反黨逆醜正以登叛人徒以林父嘗與戚之會剽嘗同溴梁之盟圍齊伐齊衞嘗用命澶淵商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剽固久役於晉而衎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弒之林父逐衎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既黨剽而

佑林父則亦以衎喜爲讎焉趙鵬飛經筌○晉平但知衎已非衛之君而忘乎林父原爲衛之臣但知今日君衛之剽不可弒而忘乎當日君衛之衎不可逐但知助不弒剽之林父而忘乎助逐衎之林父但知助林父以抗十二年失國之君而忘乎逆衛衎以黨十二年專國之臣是非公私之介不明失大義而開亂端焉使能戮甯喜命林父避邑以定衎之爲君則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晉庇一孫林父而諸侯貳聽一向戍而諸侯散洪咨夔春秋說昭十三

又

冬楚子陳侯蔡侯伐鄭

左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爲之會陳蔡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於中夏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家鉉翁詳說○楚以許故約蔡陳伐鄭薔

抑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 姚舜牧疑問 ○楚之懷許於流離死喪之日抑强以安弱與晉之辱衛於奔亡困頓之餘庇賊以抗君者其得失之相去何如毋怪乎中國之衰也 朱朝瑛略記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於諸侯爲會於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釋齊秦晉人許之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此晉楚初同主盟諸夏也晉楚嘗盟矣成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而國之好非天下之故也今以諸侯分爲二國之從而交相見是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晉之不主夏盟自宋始趙武之偷也 陳傅良後傳 ○左氏曰欲弭諸侯

之兵以爲名觀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戍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其後挾此請賞則其意實爲一已之利而已傳於前誅其心於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焉呂祖謙左傳說○晉與楚前此有征伐而無會盟今晉不能服楚與之同會結盟則中國之衰荆蠻之强可知故二十八年書公如楚見中國諸侯莫不朝楚矣三十年書楚使薳罷聘魯見中國諸侯莫不受其聘好矣至昭元年會虢昔之從晉者今轉而與荆蠻矣至昭四年楚遂得專制諸侯之會合十三國於申而堂堂之晉於此蔑聞楚得肆其暴横遂執徐子伐吳殺齊慶封滅賴滅陳殺陳行人干徵師陳孔奐執公子招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制於荆蠻之手天下知有强楚而不知有晉也皆晉平之罪也沈棐比事○楚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於鹿上之

盟既而盂之會楚宋並序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今向戌爲成而兩伯之勢遂成至申之會晉且退讓不主諸侯而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爲之汪克寬纂疏○弭兵之說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晉帥師而取鄭晉帥師而敗狄兵未嘗戢也虢之會楚圍讀舊書未幾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又○向戌以晉霸日衰慮宋受楚患故爲弭兵之舉耳季本私考○是時吳乘楚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而悼公既世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合和南北以苟安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楚誠欲劫盟豈先使晉知之蓋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交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玩於人之股掌

也夫弭兵猶可也楚晉之從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去矣王樵輯傳○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晉楚夷矣向也不過陳鄭蔡近楚之國從楚耳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至申之會而楚竟主諸侯矣是大變也呂大圭或問○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不可收拾趙汸集傳○於會溴梁無君臣之分於盟宋無夷夏之辨林堯叟注○周有明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戌之愚遂欲博以為功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倣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招楚楚反張矣郝敬直解○晉世主夏盟天下諸侯之安危視晉晉之先公當楚勢昌熾之時猶能戰城濮戰鄢陵會蕭魚以挫其鋒比年以來楚有吳患勢稍衰矣趙武當國使能輔晉平增修德政和輯臣民結好諸侯為必能勝楚

之勢楚不內寇則爲衣裳之會以震攝之楚入侵則爲兵車之會以戰郤之振先緒而纘伯功則楚可弱而諸侯可安數世之利也奈何失可乘之時而乃使諸侯北面朝楚邪夫桓文周之罪人顧春秋猶或取之者以其攘楚也有攘楚之功故天下諸侯不朝天王而朝伯主齊晉偃然受之功罪猶足相當今以天下諸侯而爲晉楚之從天王安在哉是不以爲周之諸侯而分爲晉楚之諸侯矣嗟乎晉不以諸侯朝周而以朝已至此又以已之諸侯朝楚又以已之諸侯易楚之諸侯使並朝已罪爲大矣（張自超宗 朱辨義）

〇弭兵息民事非不善屈中國諸侯以庭見於楚則冠裳倒置而齊桓晉文之業掃地盡矣據左氏則向戌止爲弭兵之謀而晉楚之從交見則子木請之而趙孟許之也論者不以罪趙武而以罪向戌何哉宋在春秋獨能抗楚今向戌但

爲和解而趙武竟諾其諸侯交見趙武累向戌矣約盟旣定明年朝楚聞楚子卒宋公及漢而返向戌曰姑歸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葢悔爲趙武所誤又○成十二年華元爲晉楚之成未三年而楚卽背之賴厲公鄢陵之勝中國之威復振則楚不可信兵不可去已有明驗平公席悼餘烈向戌復爲此舉曷不鑒於前事以却之卽不能却亦當約束諸侯嚴兵以待請交相見不許請先晉不許可則盟不可則退治兵如故天下諸侯與晉者衆楚必不敢動奈何俯首帖耳惟命是聽趙武叔向公然賣國楚虔得藉此縱肆無忌楚日滅國不爲敗盟晉一出師卽爲爽信坐視諸侯之魚肉此非特爲成之誤爲成而弛備之誤也顧棟高大事表○楚入春秋薦食中國舊矣中國不得己而修霸令豈好兵哉文公躬擐甲冑經營中原以禦彊楚凡以存天下之

大防使中國之勢常伸也今也楚不能得志於諸侯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晏安鴆毒坐失事機何其拙也夫以楚成之彊楚莊之賢百餘年間所勢力頓未常得一號令北方而康王乃不煩一卒晏然爲盟主於是中國大勢盡移於楚楚誠得矣晉何以自處哉子木盟而駋謁諸王楚之權實在其上晉則趙孟直自主之矣大夫專諸侯替而蠻夷得志此一大變也馬驌左傳事緯○傳曰以誣道蔽諸侯是通篇斷結起處欲以爲名是通篇脉絡微特向戌以爲名也卽趙武亦以爲名飾其畏楚之實而且任其懷惡欺陵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其實皆誣道也夫楚窺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戌兩人忽攔入冠裳之會讓以先歃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廷是率天下而王楚也述事

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頓使魯衛曹許諸國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之也況申之會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兵何嘗弭哉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實禍也弭兵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主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亟敘子木使馹謁諸王一語以見不如諸夏之亡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此南北兩伯乃東西並帝之權輿也向戌之弭兵又即戰國合縱之始也但此主通和彼主拒秦耳故此會爲春秋一大關鍵顧奎光隨筆

○宋左師請賞不請於晉楚獨請於其君者蓋弭兵之會全出向戌專爲宋一國之計而非爲天

下之大計也宋在晉楚閒其近楚也次於鄭其近晉也次於衛然而晉每盟會宋必與焉葢其徵發常先及也自襄公爲楚所辱宋以大國不克與晉楚抗衡而頻從其後無異衛鄭宋人患之已非一日以故華元先有息民之謀向戌繼爲弭兵之舉其名既無惡於天下其功之成由宋則晉楚將德宋宋國可以安此其計也是以請賞也子罕責之自不可易趙汸

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葢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先楚故春秋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之偷具見而存中國之意亦寓矣直解

御纂○當時在會坐次未晉爲先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經文不列序楚之駕晉無從見也試觀既盟宋享晉楚大夫而趙孟爲客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左氏以先晉爲孔子所改孔子修春秋其文則史豈有敢

諸侯次第自改之之理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

乎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董

王爵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

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

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說者謂春秋甚惡晉而許

楚者妄也全祖望經史問答 ○周制盟與會次序本異說見定四年今

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會固未嘗先晉也傳曰書先晉

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預曰蓋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傳曰

楚先歃言盟非言會也經於盟凡舉故先楚不見經耳郝懿行說略篇

謝然釋經 ○齊秦不交見邾滕爲私屬其不書傳言之矣向戌何以

不書會盟於宋以國與也高澍然釋經 ○同役不列序離事肎凡舉

豹不氏蒙上省文也三者皆春秋達例以特文釋之鑿矣又 ○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經則以前目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春秋之立文精矣萬斯大隨筆　○存耕趙氏曰宋之盟諸夏大變也左氏浮誇乃謂是會多文辭愚按左氏言齊秦許之今經無齊秦又此盟之後二十九年邾人滕人城杞三十年邾人滕人會於澶淵後凡會盟邾滕無不書於春秋則是齊未嘗請邾宋未嘗請滕也豹不書族前見也會非以有信先晉也左氏皆曲解經文而撰事以實之又楚屈建既與諸侯之大夫盟矣必

無晉荀寅如楚再涖盟之事若有之經亦當書之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此舉魯以見其餘陳傅良後傳○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於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未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於楚而陳許朝楚傳亦間見至於今而列國諸侯旅朝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至昭九年而列國大夫亦旅見於楚迄哀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汪克寬纂疏○昭九叔弓會楚子于陳哀四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近楚之陳蔡及一二小國而鄭宋魯衛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爲其姬也是時衛甯喜弑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以盟諸侯如楚靈王者矣陳傅良後傳○僖公爲成風伐邾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李廉會通○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以隳也故書城杞以示

貶穀梁以為變之正者非也葉纂采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牛運震傳○張氏說見書聘門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為宋災故是年五月宋災宋伯姬卒諸侯之大夫會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蔡般弒父晉人不討春秋貶澶淵之會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討賊也晉不討賊而後楚虔得竊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為名而滅蔡書澶淵之會為之也黃仲炎通說汪克寬纂疏○陳說見上○餘見書人門駁辨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宋之盟齊人不與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高閌集注○盂之會楚未序諸侯之上宋虢之會晉楚序列國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汪克寬纂疏○趙武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李廉會通○自入春秋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崛強自大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兵之說以納交二國未嘗欲驅中國諸侯為楚役也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首棄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衛咸北面於楚庭為辱實大始曰弭兵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芟夷小國憑陵諸夏其禍

爲烈家鉉翁詳說晉既再屈楚遂肆虐向戌以誣道蔽諸侯逃武以偷安禍列國罪不容於誅矣日講解義○自宋盟以後五年矣楚虔卽公子圍雖未甚猖獗而虔之凶燄久聞晉曾不警備方且治杞田歸宋財爲不急之務凡楚所請許於前日者今日不得不許入楚之彀中而不悟顧棟高大事表○傳云尋宋之盟而不書諸儒謂盟先楚抑夷狄故沒之按盟果先楚春秋正當書之以見義何反沒之此蓋會而不盟也朱睦㮮諸傳辨疑○宋之役先會後盟而楚不爭于會則所爭者先歃耳用是知此會亦晉先楚非改載書也高澍然釋經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四年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楚初與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晉文起而攘之晉志不在諸侯而楚莊遂盟辰陵然止陳鄭從之耳申之會求諸侯于晉

而晉輕許之遂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會盟之一大變也陳傅良後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爲伯者之事程子經說○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出者十年楚子因得大合諸侯自是天下之政制在夷狄至於平邱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孫復尊王發微

○楚子欲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稍強其誰敢與爭晉强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葉夢得傳○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王應麟困學紀聞○楚圍求諸侯於晉大國若齊秦次國如魯衛小國若

曹邾皆不能致宋太子至而後則東諸侯終未肯以事晉者事楚也雖其召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欲用齊桓而椒舉已知其不濟宋鄭大夫亦幸其不能爲吾患矣則雖侈然一時亦何能爲哉趙汸屬辭○楚求諸侯司馬女齊勸晉侯許之謂務修德而無爭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爲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向曰天將假手於楚以斃蔡二子國人所賴以爲保其君者也而言若此晉是以不競於楚陸粲左氏鐫○楚之橫暴自敗蔡師虜蔡侯以來已無中國矣葵丘之後雖敗宋襄于泓而未能合諸侯城濮之後雖敗晉師于邲而亦未能合諸侯者猶有懼於中國諸侯也至此而合十二國以行伯主之事其志則始於大夫之盟宋

夫中國之治邊鄙審於德不足以化之則當嚴為之防使不得入跳而入焉則張其威武撻之使去如其讓之必至於和之和之必至於服之服之則必至於為其所吞併故滅陳滅蔡而勢將以次而及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高氏曰楚之會諸侯也非小國則與國耳會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成吳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淮屬楚者從之云云可見歸晉者諸侯之本懷從楚者其不得已也晉則不競聽楚所為至於滅陳滅蔡而不能救資楚之國淪胥以鋪其患始於虢成於宋而狼狽於申皆晉為之也以知春秋之罪晉也陳遷鶴紀疑

○宋之盟至是九年矣始猶為二伯而楚爭先趙武靡然從之楚虔遂逞其狂悖而為此會自此以後楚虔三伐吳滅賴滅陳滅蔡伐徐四出吞噬晉不敢南向加一矢雖有厥慭之會反卑

辭以請蔡於楚卒不聽而虐用蔡世子焉則以晉不敢背弭兵之盟故也故趙武向戌春秋之罪人也顧棟高大事表○楚子於弑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而地偏力詘究不能狎主齊盟與强伯比故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祗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如晉求諸侯而晉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獵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今諸侯之來止於如此然則楚之爲霸可知耳毛奇齡傳

又　楚人執徐子

吳通上國道必由徐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姜寶事義全考○楚執徐子亦可以不書而春秋書法與晉文會温執衛侯若無異者亦所以罪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遂滅賴

左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杜注○諸侯畏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也張大亨通訓○始合晉楚之成以弭兵也楚既得諸侯遂動兵晉畧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哀晉之失霸也家鉉翁詳說○一會而執徐子一伐而殺慶封滅賴楚暴甚矣姚舜牧疑問○晉楚弭兵令楚伐吳同姓同盟之國也而晉竟若罔聞御纂直解○會十二國而楚爲主楚未有之事連七國而主軍以伐國亦楚未有之事皆以著中國之失霸也張自超宋朱辨義○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

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遂得大合諸侯專力於撓已之吳以爲漸窺中國計然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於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固往來於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也滕邾皆屬宋與宋俱往也然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魯衞曹邾杞皆未之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爾何足以爲榮及徐子旣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邾蚤已去之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克朱方滅賴不足以立武示威反播惡於慶封之口未幾而棘櫟麻之入遽見報於吳人春秋書此以著楚虔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閔在會之諸侯也萬斯大隨筆○胡氏謂楚虔弑立諸侯不以爲討而又推爲盟主故不殊淮夷以貶在會之諸侯不知諸侯畏楚而從非定虔位也文定於楚子麇卒則云聖人畧其

纂疏以扶中國於諸會則云罪其爲會以貶諸侯皆穿鑿徐庭垣管見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楚始通越也晉通吳以病楚楚效之亦通越以病吳御纂直解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見書如門

昭七年春公如楚

楚靈非强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多叛矣必朝哉以晉平失伯使我不能自安耳高閌集注○餘見公如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三擧陳書滅書執書放書殺皆繫之楚責中國不能治陳之亂

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姚舜牧疑問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諸夏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陳傅良後傳○楚既滅陳威鎮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會之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又　許遷于夷

滅陳遷許皆中國無霸之禍高閌集注○備著楚之作威福於諸侯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年秋晉侯彪卒

晉平五盟六會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湻于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何功之足云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湨梁之會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身主夏盟而授權於荊蠻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諸

位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至於欒盈之變由沃之民主欒氏而不知公室矣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爽權以假之也至於申之會楚用齊桓召陵之典而晉十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李廉會通說本李琪世紀○汪克寬論見前襄十六會溴梁○晉平時政權全移於大夫至於與楚成二伯晉遂不復爲盟主使楚虔日橫吞滅陳蔡而不能救晉伯之失平公爲之也顧棟高大事表

○自宋之盟弭兵楚方欽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爲政才復出趙武下嘗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然猶使椒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恐晉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而勸趨楚命折以三殆且聽命於天知公無振霸之畧六卿非輔霸之人乃楚之求未已也既得諸侯復求爲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

復許送女平公絶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姜炳璋讀左補義　○晉霸自文襄至悼雖有盛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藐視幼君躬主諸侯大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耽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霸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勳至武而絶又　○晉平卒而諸侯使送葬者十有三國故晉當平昭之世諸侯益睦文襄以來無此也傳書送葬之盛以見時當全盛勢有可爲叔向多才不難輔霸魯有昭子鄭有子產皆諸侯之良也奈何甘爲楚役哉又

晉昭之世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無君故先滅之而後行執殺以逞其

威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固守故先誘殺而後加攻圍以肆其暴姚舜牧○既殺蔡般又圍蔡則志在殄蔡之國既滅蔡又執殺其世子則志在殄蔡之祀楚虔之暴至此而當時諸侯親聞見其所爲會無仗大義以致師於楚一問其罪者使諸侯能救蔡則陳亦可復何至於滅之自楚封之自楚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冬楚師滅蔡

左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晉當使人諭

責以違載晉擅興兵滅與國之罪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卑辭爲蔡請益爲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家鉉翁詳說○宋之盟以弭兵爲名今楚背盟肆暴於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豈不悖哉王樵輯傳○楚子馳一介之使以求諸侯晉人奉命恐後晉合諸侯之師以請一蔡楚竟拒而不許晉何以堪之縱厥慭之會無及於蔡然誅暴討亂存亡繼絶無坐返之理奈何不敢以一矢加楚人而歸胡傳乃謂晉與諸侯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焉爲春秋以恕待人是何言也賀仲軾歸義○自分伯之後以陳蔡爲楚屬度外置之故遣使請命而不復命將出師也不然合八國之衆協心禦之楚雖強亦何足患乎說者謂春秋無貶詞原其心而諒其力也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厥慭之會於圍蔡

之後滅蔡之前不書救蔡則厥慭之大夫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朱朝瑛略記　○不書救不能救也虔頓兵於蔡諸侯其起擊之義也且前以弭兵爲盟楚背盟肆暴諸侯懼之則用衆力以遏凶欲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遣使如楚爲蔡請命卑屈已甚使楚益驕御纂直解　○荀吳一呼如夢初覺厥慭之會者八國齊宋大國在焉斯時蔡世子有方嬰城固守效死弗去不忍忘親事讐以丐一日之生也相持八閱月日待諸侯之救而此時荀吳善戰魏舒善謀刻期進師敗楚救蔡豈非霸者之舉無如韓起之覺而又夢也請蔡於楚益爲楚輕楚人弗從坐視枕戈復讐之孝子縛而爲山川瀆祀之犧牲噫韓起之罪烈矣子產曰不能救蔡也早知韓起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晉自襄二十六年會澶淵獨主夏盟明年遂成二伯至此凡十七年不主會

盟不用師旅此年復合八國不討楚以庇蔡反卑辭以求楚伯業全喪矣蓋始壞於平公而大壞於昭公則趙武韓起二人養成此禍耳暮氣之不揚不可為也 顧棟高大事表 ○自宋虢以後晉日偷楚益肆弭兵之禍遂至於此使晉有英君良臣乘楚惡之貫盈因諸侯之憤懼聯義師以遏楚鋒未嘗非興霸之一助 方苞直解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高閌曰徐為吳姻楚疾吳故遷怒非也王樵曰楚已滅陳蔡將事北方患吳撓其後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其言伐徐之故是矣尚未盡虔之情也虔滅陳蔡遂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傳載其求周鼎為分逆志見矣 御纂直解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邱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齊人懼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莒愬魯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時乃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而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及諸侯皆貳欲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胡傳○晉自重邱以後主盟皆大夫今復合十四國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中國猶有望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與盟晉之合諸侯遂由是止鄭陵之役參盟復見晉非盟主矣陳傅良後傳○自晉楚爲成晉君臣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

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列國晉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自底覆亡復為此會號召諸侯如病痱沉痼之人強自支拄而已家鉉翁詳說○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天下孰不解體且始執季孫為邾莒之訴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高閌集注○晉伯方興則厚魯以繫列國之心晉伯既衰則薄魯以折諸侯之氣洪咨夔春秋說○晉霸已衰叔向乃欲撫境內之衆以示武不知霸者非專恃力必假德方能立如文公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依傍德而行至平公以後無德全恃力此晉昭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一振也呂祖謙左傳說○諸侯方睨楚靈之虐驕首從晉以德綏之飢易食渴易飲也今晉人令於諸侯曰有革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自是人心失望黃仲炎通說○重邱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且乘楚亂又有可爲之機矣惜乎叔向賢大夫不以義匡其君乃導之以威力故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李廉會通○晉昭初立有志於求諸侯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卒於無成陳宗之備考○晉不能以義服諸侯乃假王命借劉子爲重以挾諸侯將誰欺乎賀仲軾結義○楚亂弑殺相尋晉昭一爲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使乘人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旣昭衆皆用命必無楚矣不此之爲而徒會亦奚以爲御纂直解○是年楚虔覆亡棄疾新立晉乘楚亂而爲此會此中興伯業千載一時也而叔向乃張兵威仇親暱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衞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諸侯並貳而伯業不能興矣顧棟高大事表○是役也諸侯

方將望治而竟以執魯大夫終之同盟辱魯非桓文事亥況虒祁徵朝邾南盛兵業先失禮於諸侯齊以投壺儥貳鄭以伯男爭承衛以芻蕘懼淫卽徵魯賞四方亦叛矣馬驌左傳事緯○會天子之上公大合諸侯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恐喝中華不見公執季孫意如於諸姬則陵之於荆蠻則避之春秋所大惡陳遷鶴紀疑○楚滅陳蔡晉不能救弒君晉不能討方且沾沾於魯之取鄆齊之不盟而期以示威示衆所以終不復振也趙佑雜案

又

冬吳滅州來

吳滅楚之附庸而楚不能爭棄疾新立國亂甫定故也平邱之諸侯不能乘機治楚以復陳蔡而取大義豈不惜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張氏說見比事門

昭十六年秋晉侯夷卒

晉昭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楚虔之亂諸夏庶幾復伯乃厭祁祟侈以啟貳邾莒盛兵以示於平邱之盟坐視諸侯之去況能駕敵國哉（李琪世紀）晉所以失霸以晉之執政知封殖不知公義也蓋至韓起流而益下弒君滅國之事皆置不問所講求者小節所圖謀者私家子產笑其無恥久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凡九世共一百有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盟復見（昭二十六年鄟陵）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顧棟高大事表）

晉伯餘燼　會黃父無貶辨　會召陵書侵鄭之辨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郳人于黃父

左傳見王室亂門。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莫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大夫謀之且曰明年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盟首止以定世子晉文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聖人書此傷諸侯之無霸也高閌集注。此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也其後這大夫將兵侯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晉之不能甚矣家鉉翁詳說汪克寬纂疏。王室之亂四載矣諸侯無一念及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焉今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慚見上年傳趙鞅於是合九國大夫謀之然是時諸侯之政皆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己私志不在是也徒畏清議而勉從爾實何補哉子朝固位於內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

國之卿何為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諸侯之大夫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後不及事春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足以見其無益也趙鵬飛經筌 ○是會諸侯不至又不於周而於晉地又期以明年明年荀躒趙鞅之師出天王書入而晉師克鞏不書皆不予晉也胡氏以為免於貶非矣熊過明志錄 ○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會而此後無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經文大義炳然第書事而善惡自見不必求美刺於文字間也毛奇齡傳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會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衞固請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北宮貞子曰季氏甚得其民鞅以爲難請從二子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宋元公爲公故如晉衞靈公欲以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則宋衞猶知君臣之義也而齊景晉頃聽梁邱據士鞅納賄與季孫同惡相濟懵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耶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聲內盜之罪也彙纂趙孟何家鉉翁○黃父之會令戍周而不至故再會以令之至納公之謀特以宋衞之固請而及之其本志原不在此也朱朝瑛略記○此必晉徵會請侯如以爲謀納昭公則既徵會以謀而何以士鞅又卻宋衞大夫之請耶且昭公與晉絕而託於齊晉必不爲納公之謀然則扈之會當爲戍周

而宋衛因會以請納公而士鞅卻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諸侯不勤王室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而能安王室霸政之僅克舉者也家鉉翁詳說 ○敬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義以納王合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今天王既入成周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爲惠何隘哉歷序十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趙鵬飛經筌 ○自王室亂敬王立八年而始爲成周之城非勤王之義且諸侯不親而以大夫共王事尤爲不臣也黃仲炎通說 ○王事之闕霸事之資

也子頹之釁齊霸以興叔帶之難晉霸以起猛朝之亂亦晉霸已衰而復振之機也成周之城合十一國以勠力於王室無敢違者自是而十年之後諸侯之戴晉者猶昔也無私要之會盟無相攻之侵伐而秉安輯雒京斥絕庶孽之後大會召陵問罪於楚雖以久相攜貳之陳蔡未賓服之頓胡亦率師以從而中國之勢較桓文而尤盛甚哉大義之在人心不可泯而鼓舞之權莫大於此也大書曰城成周序其績以見天下之綱維所繫之重也以頃定之懦也魏舒韓不信范鞅之鄙也一修勤王之節而天下景從之況夫有爲於當世者哉　王介之四傳質　○歷序諸大夫以城成周與歷序諸大夫以城杞無異則其勤王事猶之勤列侯之事而諸侯之視天王與列侯等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諸侯欲治楚而不能也會十八國之衆天子大夫臨之盛矣以求貨而辭蔡晉失諸侯吳入郢自此始傳劉敞○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蔡不勝楚之虐告於諸侯而請伐楚蔡陳鄭許頓胡皆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爲盟主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若能奉辭伐罪服楚而霸諸侯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奈晉政已移於六卿六卿懼其君成功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散諸侯之師而隳其君之功晉定制於其臣而不能進遂使救蔡伐楚之績歸於強吳此晉所以失諸侯而吳所以橫行上

國也吳主黃池之會自此始矣齊桓八國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紀齊桓之績也晉定十八國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知晉定之無能爲也（彙纂孫復高閌呂大圭家鉉翁李廉余光）○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侈無厭縣覗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於是赫然奮其讐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晉請命於天子天子特使其老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其素屬於楚桓文之所不能悉致者而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仗義而往則楚服而諸侯之散者復合其功豈不多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隸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以伐號召而以侵終之春秋從其實書之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王樵輯傳）○齊桓不戰而服楚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晉定不能伐而空

還書侵書諸侯自盟于臯鼬又○愚按此兵本是侵非伐湛氏張氏辨程子胡傳謂之曰侵之說見書侵門故以爲陋之鄙之者從劉○晉自平邱之盟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今蔡侯求刷其恥晉爲大合諸侯于召陵從役者十八國前此未有也奈何晉政制於貪鄙之臣以利欲之私敗天下之義諸侯解體吳於是時方有圖中國之志欣然投袂一戰勝楚天下大權吳遂執之而中國之事去矣黃仲炎通說○陳止齋謂是役劉子爲之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討楚李廉會通○晉以蔡人之請而謀伐楚其所以爲名必不專爲蔡也楚納子朝故以王命討之而主劉子但諸侯皆有解心王師亦不能聲罪致討第侵之而已朱朝瑛略記○此會也劉子在會諸侯畢從整旅而問楚人之罪討子朝之孽易於責苞茅順於詰南征必可得志而功烈過召陵矣奈何以荀寅索賄失之賀仲

輯義 ○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益人心同疾楚也楚已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懼其君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散諸侯以墮其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益有與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不爲無功然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爲哉直解 彙纂 ○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愬而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召諸侯欲乘楚政亂臣貪之會以撻之大振

王靈併除子朝而十八國諸侯率師趨命主其謀者萇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插私於萇宏一筆又插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爲分晉之謀以貨阻蔡以羽旄辱鄭迫晉師先歸諸侯皆散自此會後劉文實志以歿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鍵萇宏猶欲與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天無益不出晉大夫所料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晉定侵不遂徒手而歸恐爲諸侯笑而攜貳於已故特爲盟以申固好乃苟寅之譎謀而晉定之懦志也陳遷鶴紀疑○會王臣合十八國之諸侯桓文之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久服於楚之蔡許時晉時楚之陳鄭從未內屬之頓吳皆合志以來會附楚之國惡其暴虐乘其衰弱求屬於晉正中國整頓之時而晉定不能有爲爲可惜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齊桓召陵之師會者八國晉文城濮之

師凡四大國而晉厲鄢陵之戰且獨勝楚今乃合十八國之諸侯凡舊屬楚者悉轉而從晉又臨以王人此可以滅楚而有餘乃竟以入郢之大功讓之强吳豈不可怪邪顧棟高大事表晉自平邱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平邱至召陵二十有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是時六卿强而公室弱置中夏於不問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强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燃矣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

又〇趙陳汪葉說見書公會之下又書公及門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爲霸主諸侯合兵伐之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窮矣張洽集注引許翰〇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林堯叟注〇

前此齊衛伐晉夷儀河內皆不書諸侯猶有所忌未成乎伐也
至是晉益衰無異於列國齊衛遂連兵伐之特書以著霸統之
絕王道盡而霸統復亡世變於是窮矣 日講解義
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
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廢興存亡未有無
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彊並立伯權遂
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
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
之會吳哆然駕晉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楚豈能
問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强戮力
周旋何患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
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葢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

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諸臣如先朝之盡忠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彊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冢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貫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不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爲

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李琪世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終

補 晉悼論

晉厲無道鄭服於楚幸而有鄢陵之捷乃恃勝而驕亂自內作此楚所以輕晉也又納叛人以病宋未幾又侵之楚之讎宋以撓晉也悼公新立諸侯會圍叛臣就執宋乃定焉韓獻子曰成霸安疆必自宋始晉有成謀悼能復强而楚於是始挫然晉得宋易得鄭難者宋故屬晉鄭實屬楚也陳逼於楚久非晉有雞澤來盟晉亦輒爲陳動無何君又逃歸晉不復問急在宋鄭也夫楚人忿於鄢陵之敗欲肆其馮陵以報晉日逞兵於陳鄭之郊虎牢城而殺申陳叛而殺壬夫蓄怒强忍詎宜驟當其銳悼公不欲交其鋒也卷甲息民守之以靜彼出我還示之以怯以退爲進以不戰爲勇鄭服卽止未嘗黷武而霸成矣會鄬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蕭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卒謚法誠可悼哉馬驌繹史○馬說餘見前論

襄二十七年盟宋條下

弭兵美名也美名不可逆故一號而諸侯皆至焉是時魯衞宋曹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列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之荆楚夫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攜趙孟執政霸業浸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勢漸急宋實首當其銳故向戌啓謀欲假兵以紓難是舉也宋之志楚之利也以諸侯讓楚則兵不用楚計狡而晉謀疏向戌不悟也春秋痛諸姬之國皆服事於楚書公如楚書在楚以宗國而北面荆蠻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虢之會楚仍先晉其爲盟主若固有之書盟宋所以痛其始書會虢所以痛其成既而楚子會申晉人不出中國之事去矣宋前有華元而兩霸之端起後有向戌而兩霸之勢成宋誠晉之蠹兩臣誠宋之罪人哉馬驌繹史